第五回　王秀才議立偏房　嚴監生疾終正寢

話說眾回子因湯知縣枷死了老師夫，鬧將起來，將縣衙門圍的水泄不通，口口聲聲只要揪出張靜齋來打死。知縣大驚，細細在衙門裏追問，纔曉得是門子透風。知縣道：「我至不濟，到底是一縣之主，他敢怎的我？設或鬧了進來，看見張世兄，就有些開交不得了。如今須是設法先把張世兄弄出去，離了這個地方上纔好。」忙喚了幾個心腹的衙役進來商議。幸得衙門後身緊靠著北城，幾個衙役，先溜到城外，用繩子把張、范二位繫了出去，換了藍布衣服、草帽、草鞋，尋一條小路，忙忙如喪家之狗，急急如漏網之魚，連夜找路回省城去了。

這裏學師、典史，俱出來安民，說了許多好話，眾回子漸漸的散了。湯知縣把這情由細細寫了個稟帖，稟知按察司。按察司行文書檄了知縣去。湯奉見了按察司，摘去紗帽，只管磕頭。按察司道：「論起來，這件事你湯老爺也忒孟浪了些。不過枷責就罷了，何必將牛肉堆在枷上？這個成何刑法？但此刁風也不可長，我這裏少不得拿幾個為頭的來盡法處置。你且回衙門去辦事。凡事須要斟酌些，不可任性。」湯知縣又磕頭說道：「這事是卑職不是。蒙大老爺保全，真乃天地父母之恩，此後知過必改。但大老爺審斷明白了，這幾個為頭的人，還求大老爺發下卑縣發落，賞卑職一個臉面。」按察司也應承了。知縣叩謝出來，回到高要。過了些時，果然把五個為頭的回子問成奸民挾制官府，依律枷責，發來本縣發落。知縣看了來文，掛出牌去。次日早晨，大搖大擺出堂，將回子發落了。

正要退堂，見兩個人進來喊冤，知縣叫帶上來問。一個叫做王小二，是貢生嚴大位的緊鄰。去年三月內，嚴貢生家一口纔過下來的小豬，走到他家去，他慌送回嚴家。嚴家說：豬到人家，再尋回來，最不利市，押著出了八錢銀子，把小豬就賣與他。這一口豬在王家已養到一百多斤，不想錯走到嚴家去，嚴家把豬關了。小二的哥子王大走到嚴家討豬。嚴貢生說：豬本來是他的，「你要討豬，照時值估價，拿幾兩銀子來，領了豬去。」王大是個窮人，那有銀子，就同嚴家爭吵了幾句；被嚴貢生幾個兒子，拿拴門的閂，擀麵的杖，打了一個臭死，腿都打折了，睡在家裏。所以小二來喊冤。知縣喝過一邊，帶那一個上來問道：「你叫做甚麼名字？」那人是個五六十歲的老者，稟道：「小人叫做黃夢統，在鄉下住。因去年九月上縣來交錢糧，一時短少，央中向嚴鄉紳借二十兩銀子，每月三分錢，寫立借約，送在嚴府，小的卻不曾拿他的銀子。走上街來，遇著個鄉裏的親眷，說他有幾兩銀子借與小的，交個幾分數，再下鄉去設法；勸小的不要借嚴家的銀子。小的交完錢糧，就同親戚回家去了。至今已是大半年，想起這事來，問嚴府取回借約，嚴鄉紳問小的要這幾個月的利錢。小的說：『並不曾借本，何得有利？』嚴鄉紳說小的當時拿回借約，好讓他把銀子借與別人生利；因不曾取約，他將二十兩銀子也不能動，誤了大半年的利錢，該是小的出。小的自知不是，向中人說，情願買個蹄、酒上門取約。嚴鄉紳執意不肯，把小的驢兒和米同稍袋都叫人短了家去，還不發出紙來。這樣含冤負屈的事，求太老爺做主！」知縣聽了，說道：「一個做貢生的人，忝列衣冠，不在鄉里間做些好事，只管如此騙人，其實可惡！」便將兩張狀子都批准，原告在外伺候。早有人把這話報知嚴貢生。嚴貢生慌了，自心裏想：「這兩件事都是實的，倘若審斷起來，體面上須不好看。『三十六計，走為上計』！」捲捲行李，一溜烟走急到省城去了。

知縣准了狀子，發房出了差，來到嚴家，嚴貢生已是不在家了，只得去會嚴二老官。二老官叫做嚴大育，字致和；他哥字致中；兩人是同胞弟兄，卻在兩個宅裏住。這嚴致和是個監生，家有十多萬銀子。嚴致和見差人來說了此事，他是個膽小有錢的人，見哥子又不在家，不敢輕慢，隨即留差人喫了酒飯，拿兩千錢打發去了，忙著小廝去請兩位舅爺來商議。

他兩個阿舅姓王，一個叫王德，是府學廩膳生員；一個叫王仁，是縣學廩膳生員。都做著極興頭的館，錚錚有名；聽見妹丈請，一齊走來。嚴致和把這件事從頭告訴一遍，「現今出了差票在此，怎樣料理？」王仁笑道：「你令兄平日常說同湯公相與的，怎的這一點事就嚇走了？」嚴致和道：「這話也說不盡了；只是家兄而今兩腳站開；差人卻在我這裏吵鬧要人，我怎能丟了家裏的事，出外去尋他？他也不肯回來。」王仁道：「各家門戶，這事究竟也不與你相干。」王德道：「你有所不知。衙門裏的差人，因妹丈有碗飯喫，他們做事，只揀有頭髮的抓，若說不管他，就更要的人緊了。如今有個道理，是『釜底抽薪』之法。只消央個人去把告狀的安撫住了，眾人遞個攔詞，便歇了。諒這也沒有多大的事。」王仁道：「不必又去央人，就是我們愚兄弟兩個去尋了王小二、黃夢統，到家替他分說開；把豬也還與王家，再折些須銀子給他養那打壞了的腿；黃家那借約，查了還他。一天的事，都沒有了。」嚴致和道：「老舅怕不說的是；只是我家嫂也是個糊塗人，幾個舍姪，就像生狼一般，一總也不聽教訓。他怎肯把這豬和借約拿出來？」王德道：「妹丈，這話也說不得了。假如你令嫂、令姪拗著，你認晦氣，再拿出幾兩銀子，折個豬價，給了王姓的；黃家的借約，我們中間人立個紙筆與他，說尋出作廢紙無用。這事纔得落臺，纔得個耳跟清靜。」

當下商議已定，一切辦的停妥。嚴二老官連在衙門使費共用去了十幾兩銀子，官司已了。過了幾日，整治一席酒，請二位舅爺來致謝。兩個秀才，拿班做勢，在館裏又不肯來。嚴致和吩咐小廝去說：「奶奶這些時心裏有些不好。今日一者請喫酒；二者奶奶要同舅爺們談談。」二位聽見這話，方纔來。嚴致和即迎進廳上。喫過茶，叫小廝進去說了。丫鬟出來請二位舅爺。進到房內，檯頭看見他妹子王氏，面黃肌瘦，怯生生的，路也走不全，還在那裏自己裝瓜子，剝栗子，辦圍碟。見他哥哥進來，丟了過來拜見。奶媽抱著妾出的小兒子，年方三歲，帶著銀項圈，穿著紅衣服，來叫舅舅。二位喫了茶，一個丫鬟來說：「趙新娘進來拜舅爺。」二位連忙道：「不勞罷。」坐下說了些家常話，又問妹子的病，「總是虛弱，該多用補藥」，說罷，前廳擺下酒席，讓了出去上席。

敘些閒話，又提起嚴致中的話來。王仁笑著問王德道：「大哥，我倒不解，他家大老那宗筆下，怎得會補起廩來的？」王德道：「這是三十年前的話。那時宗師都是御史出來，本是個吏員出身，知道甚麼文章！」王仁道：「老大而今越發離奇了，我們至親，一年中也要請他幾次，卻從不曾見他家一杯酒。想起還是前年出貢豎旗杆，在他家擾過一席。」王德愁著眉道：「那時我不曾去！他為出了一個貢，拉人出賀禮，把總甲、地方都派分子，縣裏狗腿差是不消說，弄了有一二百吊錢，還欠下廚子錢，屠戶肉案子上的錢，至今也不肯還，過兩個月在家吵一回，成甚麼模樣。」嚴致和道：「便是我也不好說。不瞞二位老舅，像我家還有幾畝薄田，日逐夫妻四口在家裏度日，豬肉也捨不得買一斤，每常小兒子要喫時，在熟切店內買四個錢的哄他就是了。家兄寸土也無，人口又多，過不得三天，一買就是五斤，還要白煮的稀爛；上頓喫完了，下頓又在門口賒魚。當初分家，也是一樣田地，白白都喫窮了。而今端了家裏花梨椅子，悄悄開了後門，換肉心包子喫。你說這事如何是好！」二位哈哈大笑；笑罷說：「只管講這些混話，誤了我們喫酒。快取骰盆來。」當下取骰子送與大舅爺：「我們行狀元令。」兩位舅

爺，一個人行一個狀元令，每人中一回狀元喫一大杯。兩位就中了幾回狀元，喫了幾十杯。卻又古怪：那骰子竟像知人事的，嚴監生一回狀元也不曾中。二位拍手大笑。喫到四更盡鼓，跌跌撞撞，扶了回去。

自此以後，王氏的病，漸漸重將起來。每日四五個醫生用藥，都是人參、附子，並不見效。看看臥床不起，生兒子的妾在旁侍奉湯藥，極其殷勤；看他病勢不好，夜晚時，抱了孩子在床腳頭坐著哭泣，哭了幾回。那一夜道：「我而今只求菩薩把我帶了去，保佑大娘好了罷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又癡了，各人的壽數，那個是替得的？」趙氏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我死了值得甚麼；大娘若有些長短，他爺少不得又娶個大娘。他爺四十多歲，只得這點骨血，再娶個大娘來，各養的各疼。自古說：『晚娘的拳頭，雲裏的日頭。』這孩子料想不能長大，我也是個死數，不如早些替了大娘去，還保得這孩子一命！」王氏聽了，也不答應。趙氏含著眼淚，日逐煨藥煨粥，寸步不離。一晚，趙氏出去了一會，不見進來。王氏問丫鬟道：「趙家的那去了？」丫鬟道：「新娘每夜擺個香桌在天井裏哭求天地，他仍要替奶奶，保佑奶奶就好。今夜看見奶奶病重，所以早些出去拜求。」王氏聽了，似信不信。次日晚間，趙氏又哭著講這些話。王氏道：「何不向你爺說，明日我若死了，就把你扶正做個填房？」趙氏忙叫請爺進來，把奶奶的話說了。嚴致和聽不得這一聲，連三說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明日清早就要請二位舅爺說定此事，纔有憑據。」王氏搖手道：「這個也隨你們怎樣做去。」

嚴致和就叫人極早去請了舅爺來，看了藥方，商議再請名醫。說罷，讓進房內坐著，嚴致和把王氏如此這般意思說了，又道：「老舅可親自問聲令妹。」兩人走到床前，王氏已是不能言語了，把手指著孩子，點了一點頭。兩位舅爺看了，把臉本喪著，不則一聲。須臾，讓到書房裏用飯，彼此不提這話。喫罷，又請到一間密屋裏。嚴致和說起王氏病重，吊下淚來道：「你令妹自到舍下二十年，真是弟的內助！如今丟了我，怎生是好！前日還向我說，岳父岳母的墳，也要修理。他自己積的一點東西，留與二位老舅做個遺念。」因把小廝都叫出去，開了一張櫥，拿出兩封銀子來，每位一百兩，遞與二位老舅：「休嫌輕意。」二位雙手來接。嚴致和又道：「卻是不可多心。將來要備祭桌，破費錢財，都是我這裏備齊，請老舅來行禮。明日還拿轎子接兩位舅奶奶來，令妹還有些首飾，留為遺念。」交畢，仍舊出來坐著。外邊有人來候，嚴致和去陪客去了，回來見二位舅爺哭得眼紅紅的。王仁道：「方纔同家兄在這裏說，舍妹真是女中丈夫，可謂王門有幸。方纔這一番話，恐怕老妹丈胸中也沒有這樣道理，還要恍恍忽忽，疑惑不清，枉為男子。」王德道：「你不知道，你這一位如夫人關係你家三代。舍妹歿了，你若另娶一人，磨害死了我的外甥；老伯老伯母在天不安，就是先父母也不安了。」王仁拍著桌子道：「我們念書的人，全在綱常上做工夫。就是做文章，代孔子說話，也不過是這個理。你若不依，我們就不上門了！」嚴致和道：「恐怕寒族多話。」兩位道：「有我兩人做主。但這事須要大做，妹丈，你再出幾兩銀子，明日只做我兩人出的，備十幾席，將三黨親都請到了，趁舍妹眼見，你兩口子同拜天地祖宗，立為正室，誰人再敢放屁！」嚴致和又拿出五十兩銀子來交與，二位義形于色去了。

過了三日，王德、王仁，果然到嚴家來寫了幾十副帖子，遍請諸親六眷，擇個吉期。親眷都到齊了，只有隔壁大老爹家五個親姪子一個也不到。眾人喫過早飯，先到王氏床面前寫立王氏遺囑。兩位舅爺王於據、王於依都畫了字。嚴監生戴著方巾，穿著青衫，披了紅紳，趙氏穿著大紅，戴了赤金冠子。兩人雙拜了天地，又拜了祖宗。王於依廣有才學，又替他做了一篇告祖先的文，甚是懇切。告過祖宗，轉了下來，兩位舅爺叫丫鬟在房裏請出兩位舅奶奶來，夫妻四個，齊鋪鋪請妹夫、妹妹轉在大邊，磕下頭去，以敘姊妹之禮。眾親眷都分了大小。便是管事的管家、家人、媳婦、丫鬟、使女，黑壓壓的幾十個人，都來磕了主人、主母的頭。趙氏又獨自走進房內拜王氏做姐姐。那時王氏已發昏去了。行禮已畢，大廳、二廳、書房、內堂屋，官客並堂客，共擺了二十多桌酒席。喫到三更時分，嚴監生正在大廳陪著客，奶媽慌忙走了出來說道：「奶奶斷了氣了。」嚴監生哭著走了進去，只見趙氏扶著床沿，一頭撞去，已經哭死了。眾人且扶著趙氏灌開水，撬開牙齒，灌了下去。灌醒了時，披頭撒髮，滿地打滾，哭的天昏地暗。連嚴監生也無可奈何。管家都在廳上，堂客都在堂屋候殮，只有兩個舅奶奶在房裏，乘著人亂，將些衣服、金珠、首飾，一擄精空；連趙氏方纔戴的赤金冠子，滾在地下，也拾起來藏在懷裏。嚴監生慌忙叫奶媽抱起哥子來，拿一搭蔴替他披著。那時衣衾棺槨，都是現成的。入過了殮，天纔亮了。靈柩停在第二層中堂內。眾人進來參了靈，各自散了。次日送孝布，每家兩個。第三日成服，趙氏定要披蔴戴孝。兩位舅爺斷然不肯道：「『名不正則言不順』。你此刻是姊妹了，妹子替姐姐只帶一年孝，穿細布孝衫，用白布孝箍。」議禮已定，報出喪去。自此，修齋、理七、開喪、出殯，用了四五千兩銀子，鬧了半年，不必細說。趙氏感激兩位舅爺入於骨髓，田上收了新米，每家兩石；醃冬菜，每家也是兩石；火腿，每家四隻；雞、鴨、小菜不算。

不覺到了除夕。嚴監生拜過了天地祖宗，收拾一席家宴。嚴監生同趙氏對坐，奶媽帶著哥子坐在底下。喫了幾杯酒，嚴監生吊下淚來，指著一張櫥裏，向趙氏說道：「昨日典舖內送來三百兩利錢，是你王氏姐姐的私房。每年臘月二十七八日送來，我就交與他，我也不管他在那裏用。今年又送這銀子來，可憐就沒人接了！」趙氏道：「你也莫要說大娘的銀子沒用處，我是看見的。想起一年到頭，逢時遇節，庵裏師姑送盒子，賣花婆換珠翠，彈三絃琵琶的女瞎子不離門，那一個不受他的恩惠？況他又心慈，見那些窮親戚，自己喫不成，也要把人喫；穿不成的，也要把人穿。這些銀子，彀做甚麼！再有些也完了。倒是兩位舅爺從來不沾他分毫。依我的意思，這銀子也不費用掉了，到開年替奶奶大大的做幾回好事，剩來的銀子，料想也不多，明年是科舉年，就是送與兩位舅爺做盤程，也是該的。」嚴監生聽著他說。桌子底下一個貓就扒在他腿上，嚴監生一靴頭子踢開了。那貓嚇的跑到裏房內去，跑上床頭。只聽得一聲大響，床頭上掉下一個東西來，把地板上的酒罎子都打碎了。拿燭去看，原來那瘟貓把床頂上的板跳蹋一塊，上面吊下一個大篾簍子來。近前看時，只見一地黑棗子拌在酒裏，篾簍橫睡著。兩個人纔扳過來，棗子底下，一封一封，桑皮紙包著。打開看時，共五百兩銀子。嚴監生歎道：「我說他的銀子那裏就肯用完了！像這都是歷年聚積的，恐怕我有急事，好拿出來用的。而今他往那裏去了！」一回哭著，叫人掃了地，把那個乾棗子裝了一盤，同趙氏放在靈前桌上，伏著靈床子，又哭了一場。因此，新年不出去拜節，在家哽哽咽咽，不時哭泣；精神顛倒，恍惚不寧。過了燈節後，就叫心口疼痛。初時撐著，每晚算帳，直算到三更鼓。後來就漸漸飲食不進，骨瘦如柴，又捨不得銀子喫人參。趙氏勸他道：「你心裏不自在，這家務事就丟開了罷。」他說道：「我兒子又小，你叫我託那個？我在一日，少不得料理一日。」不想春氣漸深，肝木尅了脾土，每日只喫兩碗米湯，臥床不起。及到天氣和暖，又強勉進些飲食，掙起來家前屋後走走。挨過長夏，立秋以後病又重了，睡在床上。想著田上要收早稻，打發了管莊的僕人下鄉去；又不放心，心裏只是急躁。

那一日，早上喫過藥，聽著蕭蕭落葉打的窗子響，自覺得心裏虛怯，長歎了一口氣，把臉朝床裏面睡下。趙氏從房外同兩位舅爺進來問病，就辭別了到省城裏鄉試去。嚴監生叫丫鬟扶起來強勉坐著。王德、王仁道：「好幾日不曾看妹丈，原來又瘦了些，喜得精神還好。」嚴監生請他坐下，說了些恭喜的話，留在房裏喫點心，就講到除夕晚裏這一番話，叫趙氏拿出幾封銀子來；指著趙氏說道：「這倒是他的意思，說姐姐留下來的一點東西，送與二位老舅添著做恭喜的盤費。我這病勢沉重，將來二位回府，不知可會的著了？我死之後，二位老舅照顧你外甥長大，教他讀讀書，掙著進個學，免得像我一生，終日受大房裏的氣！」二位接了銀子，每位懷裏帶著兩封，謝了又謝，又說了許多的安慰的話，作別去了。

自此，嚴監生的病，一日重似一日，再不回頭。諸親六眷都來問候。五個姪子穿梭的過來陪郎中弄藥。到中秋已後，醫家都不下藥了。把管莊的家人都從鄉裏叫了上來。病重得一連三天不能說話。晚間擠了一屋的人，桌上點著一盞燈。嚴監生喉嚨

裏痰響得一進一出，一聲不倒一聲的，總不得斷氣，還把手從被單裏拿出來，伸著兩個指頭。大姪子走上前來問道：「二叔，你莫不是還有兩個親人不曾見面？」他就把頭搖了兩三搖。二姪子走上前來問道：「二叔，莫不是還有兩筆銀子在那裏，不曾吩咐明白？」他把兩眼睜的的溜圓，把頭又狠狠搖了幾搖，越發指得緊了。奶媽抱著哥子插口道：「老爺想是因兩位舅爺不在跟前，故此記念。」他聽了這話，把眼閉著搖頭，那手只是指著不動。趙氏慌忙揩揩眼淚，走近上前道：「爺，別人都說的不相干，只有我曉得你的意思！」只因這一句話，有分教：爭田奪產，又從骨肉起戈矛；繼嗣延宗，齊向官司進詞訟。

不知趙氏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　鄉紳發病鬧船家　寡婦含冤控大伯

話說嚴監生臨死之時，伸著兩個指頭，總不肯斷氣；幾個姪兒和些家人都來訌亂著問，有說為兩個人的，有說為兩件事的，有說為兩處田地的，紛紛不一；只管搖頭不是。趙氏分開眾人，走上前道：「爺，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。你是為那燈盞裏點的是兩莖燈草，不放心，恐費了油。我如今挑掉一莖就是了。」說罷，忙走去挑掉一莖。眾人看嚴監生時，點一點頭，把手垂下，登時就沒了氣。合家大口號哭起來，準備入殮，將靈柩停在第三層中堂內。

次早著幾個家人小廝滿城去報喪。族長嚴振先，領著合族一班人來弔孝，都留著喫酒飯，領了孝布回去。趙氏有個兄弟趙老二在米店裏做生意，姪子趙老漢在銀匠店扯銀鑪，這時也公備個祭禮來上門。僧道掛起長旛，念經追薦。趙氏領著小兒子，早晚在柩前舉哀。夥計、僕從、丫鬟、養娘，人人掛孝。門口一片都是白。

看看鬧過頭七，王德、王仁科舉回來了，齊來弔孝，留著過了一日去。又過了三四日，嚴大老官也從省裏科舉了回來。幾個兒子都在這邊喪堂裏。大老爹卸了行李，正和渾家坐著，打點拿水來洗臉；早見二房裏一個奶媽，領著一個小廝，手裏捧著端盒和一個氈包，走進來道：「二奶奶頂上大老爹，知道大老爹來家了，熱孝在身，不好過來拜見。這兩套衣服和這銀子，是二爺臨終時說下的，送與大老爹做個遺念。就請大老爹過去。」

嚴貢生打開看了，簇新的兩套緞子衣服，齊臻臻的二百兩銀子，滿心歡喜，隨向渾家封了八分銀子賞封，遞與奶媽，說道：「上覆二奶奶，多謝，我即刻就過來。」打發奶媽和小廝去了，將衣裳和銀子收好，又細問渾家，知道和兒子們都得了他些別敬，這是單留與大老官的。問畢，換了孝巾，繫了一條白布的腰絰，走過那邊來。到柩前叫聲「老二」，乾號了幾聲，下了兩拜。趙氏穿著重孝，出來拜謝；又叫兒子磕伯伯的頭，哭著說道：「我們苦命！他爺半路裏丟了去了，全靠大爺替我們做主！」嚴貢生道：「二奶奶，人生各稟的壽數。我老二已是歸天去了，你現今有恁個好兒子，慢慢的帶著他過活，焦怎的？」趙氏又謝了，請在書房，擺飯請兩位舅爺來陪。

須臾，舅爺到了，作揖坐下。王德道：「令弟平日身體壯盛，怎麼忽然一病就不能起？我們至親的也不曾當面別一別，甚是慘然。」嚴貢生道：「豈但二位親翁，就是我們弟兄一場，臨危也不得見一面。但自古道：『公而忘私，國而忘家。』我們科場是朝廷大典，你我為朝廷辦事，就是不顧私親，也還覺得于心無愧。」王德道：「大先生在省，將有大半年了？」嚴貢生道：「正是；因前任學臺周老師舉了弟的優行，又替弟考出了貢。他有個本家在這省裏住，是做過應天巢縣的，所以到省去會會他。不想一見如故，就留著住了幾個月，又要同我結親，再三把他第二個令愛許與二小兒了。」王仁道：「在省就住在他家的麼？」嚴貢生道：「住在張靜齋家。他也是做過縣令，是湯父母的世姪；因在湯父母衙門裏同席喫酒認得，相與起來。周親家家，就是靜齋先生執柯作伐。」王仁道：「可是那年同一位姓范的孝廉同來的？」嚴貢生道：「正是。」王仁遞個眼色與乃兄道：「大哥，可記得就是惹出回子那一番事來的了。」王德冷笑了一聲。

一會擺上酒來，喫著又談。王德道：「今歲湯父母不曾入簾？」王仁道：「大哥，你不知道麼？因湯父母前次入簾，都取中了些陳貓古老鼠的文章，不入時目，所以這次不曾來聘。今科十幾位簾官，都是少年進士，專取有才氣的文章。」嚴貢生道：「這到不然。才氣也須是有法則。假若不照題位，亂寫些熱鬧話，難道也算有才氣不成？就如我這周老師，極是法眼，取在一等前列，都是有法則的老手。今科少不得還在這幾個人內中。」嚴貢生說此話，因他弟兄兩個在周宗師手裏都考的是二等。二人聽這話，心裏明白，不講考校的事了。酒席將闌，又談到前日這一場官事：「湯父母著實動怒，多虧令弟看的破，息下來了。」嚴貢生道：「這是亡弟不濟。若是我在家，和湯父母說了，把王小二、黃夢統這兩個奴才，腿也砍折了！一個鄉紳人家，由得百姓如此放肆！」王仁道：「凡事還是厚道些好。」嚴貢生把臉紅了一陣，又彼此勸了幾杯酒。奶媽抱著哥子出來道：「奶奶叫問大老爹，二爺幾時開喪？又不知今年山向可利，祖塋裏可以葬得，還是要尋地？費大老爹的心，同二位舅爺商議。」嚴貢生道：「你向奶奶說，我在家不多時耽擱，就要同二相公到省裏去周府招親。你爺的事，託在二位舅爺就是。祖塋葬不得，要另尋地。等我回來斟酌。」說罷，叫了擾，起身過去。二位也散了。

過了幾日，大老爺果然帶著第二個兒子往省裏去了。趙氏在家掌管家務，真個是錢過北斗，米爛成倉，僮僕成群，牛馬成行，享福度日。不想皇天無眼，不祐善人。那小孩子出起天花來，發了一天熱，醫生來看，說是個險症，藥裏用了犀角、黃連、人牙，不能灌漿，把趙氏急的到處求神許願，都是無益。到七日上，把個白白胖胖的孩子跑掉了。趙氏此番的哭泣，不但比不得哭大娘，並且比不得哭二爺，直哭得眼淚都哭不出來。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，打發孩子出去。叫家人請了兩位舅爺來商量，要立大房裏第五個姪子承嗣。二位舅爺躊躇道：「這件事，我們做不得主。況且大先生又不在家，兒子是他的，須是要他自己情願，我們如何硬做主？」趙氏道：「哥哥，你妹夫有這幾兩銀子的家私，如今把個正經主兒去了，這些家人小廝都沒個投奔，這立嗣的事是緩不得的。知道他伯伯幾時回來？間壁第五個姪子纔十一二歲，立過來，還怕我不會疼熱他，教導他？他伯娘聽見這個話，恨不得雙手送過來。就是他伯伯回來，也沒得說。你做舅舅的人，怎的做不得主？」王德道：「也罷，我們過去替他說一說罷。」王仁道：「大哥，這是那裏話？宗嗣大事，我們外姓如何做得主？如今姑奶奶若是急的很，只好我弟兄兩人公寫一字，他這裏叫一個家人連夜到省裏請了大先生回來商議。」王德道：「這話最好，料想大先生回來也沒得說。」王仁搖著頭笑道：「大哥，這話也且再看。但是不得不如此做。」趙氏聽了這話，摸頭不著，只得依著言語，寫了一封字，遣家人來富連夜赴省接大老爹。

來富來到省城，問著大老爹的下處在高底街。到了寓處門口，只見四個戴紅黑帽子的，手裏拿著鞭子，站在門口；嚇了一跳，不敢進去。站了一會，看見跟大老爹的四斗子出來，纔叫他領了他進去。看見敞廳上，中間擺著一乘彩轎，彩轎傍邊豎著一把遮陽，遮陽上帖著「即補縣正堂」。四斗子進去請了大老爹出來，頭戴紗帽，身穿圓領補服，腳下粉底皂靴。來富上前磕了頭，遞上書信。大老爹接著看了，道：「我知道了。我家二相公恭喜，你且在這裏伺候。」來富下來，到廚房裏，看見廚子在那裏辦席。新人房在樓上，張見擺的紅紅綠綠的，來富不敢上去。直到日頭平西，不見一個吹手來。二相公戴著新方巾，披著紅，簪著花，前前後後走著著急，問吹手怎的不來。大老爹在廳上嚷成一片聲，叫四斗子快傳吹打的。四斗子道：「今日是個好日子，八錢銀子一班叫吹手還叫不動。老爹給了他二錢四分低銀子，又還扣了他二分戥頭，又叫張府裏押著他來；他不知今日應承了幾家，他這個時候怎得來？」大老爹發怒道：「放狗屁！快替我去！來遲了，連你一頓嘴巴！」四斗子骨都著嘴，一路絮聒了出去，說道：「從早上到此刻，一碗飯也不給人喫，偏生有這些臭排場！」說罷，去了。

直到上燈時候，連四斗子也不見回來。抬新人的轎夫和那些戴紅黑帽子的又催的狠。廳上的客說道：「也不必等吹手，吉時已到，且去迎親罷。」將掌扇掮起來，四個戴紅黑帽子的開道，來富跟著轎，一直來到周家。那周家敞廳甚大，雖然點著幾盞燈燭，天井裏卻是不亮。這裏又沒有個吹打的，只得四個戴紅黑帽子的，一遞一聲，在黑天井裏喝道，喝個不了。來富看見，不好意思，叫他不要喝了。周家裏面有人吩咐道：「拜上嚴老爺，有吹打的就發轎，沒吹打的不發轎。」正吵鬧著，四斗子領了兩個吹手趕來，一個吹簫，一個打鼓，在廳上滴滴打打的，總不成個腔調。兩邊聽的人笑個不住。周家鬧了一會，沒奈何，只得把新人轎發來了。新人進門，不必細說。

過了十朝，叫來富同四斗子去寫了兩隻高要船。那船家就是高要縣的人。兩隻大船，銀十二兩，立契到高要付銀。一隻裝的新郎、新娘，一隻嚴貢生自坐。擇了吉日，辭別親家，借了一副「巢縣正堂」的金字牌，一副「肅靜」、「迴避」的白粉牌，四根門鎗，插在船上；又叫了一班吹手，開鑼掌傘，吹打上船。船家十分畏懼，小心伏侍。一路無話。

那日將到了高要縣，不過二三十里路了，嚴貢生坐在船上，忽然一時頭暈上來，兩眼昏花，口裏作惡心，噦出許多清痰來。來富同四斗子，一邊一個，架著膊子，只是要跌。嚴貢生口裏叫道：「不好！不好！」叫四斗子快丟了去燒起一壺開水來。四斗子把他放了睡下，一聲不倒一聲的哼。四斗子慌忙同船家燒了開水，拿進艙來。嚴貢生將鑰匙開了箱子，取出一方雲片糕來，約有十多片，一片一片，剝著喫了幾片，將肚子揉著，放了兩個大屁，登時好了。剩下幾片雲片糕，閣在後鵝口板上，半日也不來查點。那掌舵駕長害饞癆，左手扶著舵，右手拈來，一片片的送在嘴裏了。嚴貢生只作不看見。

少刻，船攏了馬頭。嚴貢生叫來富著速叫他兩乘轎子來，擺齊執事，將二相公同新娘先送了家裏去；又叫些馬頭上人來把箱籠都搬了上岸，把自己的行李也搬上了岸。船家、水手都來討喜錢。嚴貢生轉身走進艙來，眼張失落的，四面看了一遭，問四斗子道：「我的藥往那裏去了？」四斗子道：「何曾有甚藥？」嚴貢生道：「方纔我喫的不是藥？分明放在船板上的！」那掌舵的道：「想是剛纔船板上幾片雲片糕？那是老爺剩下不要的，小的大膽就喫了。」嚴貢生道：「喫了好賤的雲片糕！你曉的我這裏頭是些甚麼東西？」掌舵的道：「雲片糕無過是些瓜仁、核桃、洋糖、粉麵做成的了，有甚麼東西？」嚴貢生發怒道：「放你的狗屁！我因素日有個暈病，費了幾百兩銀子合了這一料藥，是省裏張老爺在上黨做官帶了來的人參，周老爺在四川做官帶了來的黃連！你這奴才！『豬八戒喫人參果，全不知滋味』！說的好容易！是雲片糕！方纔這幾片，不要說值幾十兩銀子，『半夜裏不見了鎗頭子，攛到賊肚裏』；只是我將來再發了暈病，卻拿甚麼藥來醫？你這奴才，害我不淺！」叫四斗子開拜匣，寫帖子：「送這奴才到湯老爺衙裏去，先打他幾十板子再講！」掌舵的嚇了，陪著笑臉道：「小的剛纔喫的甜甜的，不知道是藥，只說是雲片糕。」嚴貢生道：「還說是雲片糕！再說雲片糕，先打你幾個嘴巴！」

說著，已把帖子寫了，遞給四斗子。四斗子慌忙走上岸去。那些搬行李的人幫船家攔著。兩隻船上船家都慌了，一齊道：「嚴老爺，而今是他不是，不該錯喫了嚴老爺的藥；但他是個窮人，就是連船都賣了，也不能賠老爺這幾十兩銀子。若是送到縣裏，他那裏耽得住？如今只是求嚴老爺開恩，高抬貴手，恕過他罷。」嚴貢生越發惱得暴躁如雷。搬行李的腳子走過幾個到船上來道：「這事原是你船上人不是。方纔若不如是著緊的問嚴老爺要喜錢、酒錢，嚴老爺已經上轎去了。都是你們攔住那嚴老爺，纔查到這個藥。如今自知理虧，還不過來向嚴老爺跟前磕頭討饒！難道你們不賠嚴老爺的藥，嚴老爺還有些貼與你不成？」眾人一齊捺著掌舵的磕了幾個頭。嚴貢生轉灣道：「既然你眾人說，我又喜事匆匆，且放著這奴才，再和他慢慢算帳！不怕他飛上天去！」罵畢，揚長上了轎，行李和小廝跟著，一鬨去了。船家眼睜睜看著他走去了。

嚴貢生回家，忙領了兒子和媳婦拜家堂；又忙的請奶奶來一同受拜。他渾家正在房裏抬東抬西，鬧得亂哄哄的。嚴貢生走來道：「你忙甚麼？」他渾家道：「你難道不知道家裏房子窄鼇鼇的？統共祇得這一間上房，媳婦新新的，又是大家子姑娘，你不挪與他住？」嚴貢生道：「呸！我早已打算定了，要你瞎忙！二房裏高房大廈的，不好住？」他渾家道：「他有房子，為甚的與你的兒子住？」嚴貢生道：「他二房無子，不要立嗣的？」渾家道：「這不成，他要繼我們第五個哩。」嚴貢生道：「這都由他麼？他算是個甚麼東西！我替二房立嗣，與他甚麼相干？」他渾家聽了這話，正摸不著頭腦。只見趙氏著人來說：「二奶奶聽見大老爺回家，叫請大老爺說話。我們二位舅老爺，也在那邊。」嚴貢生便走過來，見了王德、王仁，之乎也者了一頓，便叫過幾個管事家人來吩咐：「將正宅打掃出來，明日二相公同二娘來住。」趙氏聽得，還認他把第二個兒子來過繼，便請舅爺，說道：「哥哥，大爺方纔怎樣說？媳婦過來，自然在後一層；我照常住在前面，纔好早晚照顧。怎倒叫我搬到那邊去？媳婦住著正屋，婆婆倒住著廂房，天地世間，也沒有這個道理！」王仁道：「你且不要慌，隨他說著，自然有個商議。」說罷，走出去了。彼此談了兩句淡話，又喫了一杯茶。王家小廝走來說：「同學朋友候著作文會。」二位作別去了。

嚴貢生送了回來，拉一把椅子坐下，將十幾個管事的家人都叫了來吩咐道：「我家二相公，明日過來承繼了，是你們的新主人，須要小心伺候。趙新娘是沒有兒女的，二相公只認得他是父妾，他也沒有還占著正屋的。吩咐你們媳婦子把群屋打掃兩間，替他搬過東西去；騰出正屋來，好讓二相公歇宿。彼此也要避個嫌疑：二相公稱呼他『新娘』，他叫二相公、二娘是『二爺』、『二奶奶』。再過幾日，二娘來了，是趙新娘先過來拜見，然後二相公過去作揖。我們鄉紳人家，這些大禮，都是差錯不得的。你們各人管的田房、利息帳目，都連夜攢造清完，先送與我逐細看過，好交與二相公查點。比不得二老爹在日，小老婆當家，憑著你們這些奴才朦朧作弊！此後若有一點欺隱，我把你這些奴才，三十板一個，還要送到湯老爺衙門裏追工本飯米哩！」眾人應諾下去，大老爹過那邊去了。

這些家人、媳婦領了大老爹的言語，來催趙氏搬房；被趙氏一頓臭罵，又不敢就搬。平日嫌趙氏裝尊作威作福，這時偏要領了一班人來房裏說：「大老爹吩咐的話，我們怎敢違拗？他到底是個正經主子。他若認真動了氣，我們怎樣了得？」趙氏號天大哭，哭了又罵，罵了又哭，足足鬧了一夜。次日，一乘轎子，抬到縣門口，正值湯知縣坐早堂，就喊了冤。知縣叫補進詞來，次日發出：「仰族親處覆。」

趙氏備了幾席酒，請來家裏。族長嚴振先，乃城中十二都的鄉約，平日最怕的是嚴大老官，今雖坐在這裏，只說道：「我雖是族長，但這事以親房為主。老爺批處，我也只好拿這話回老爺。」那兩位舅爺，王德、王仁，坐著就像泥塑木雕的一般，總不置一個可否。那開米店的趙老二，扯銀鑪的趙老漢，本來上不得臺盤；纔要開口說話，被嚴貢生睜開眼睛，喝了一聲，又不敢言語了。兩個人自心裏也裁劃道：「姑奶奶平日只敬重的王家哥兒兩個，把我們不偢不倈；我們沒來由，今日為他得罪嚴老大，『老虎頭上撲蒼蠅』怎的？落得做好好先生。」把個趙氏在屏風後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般；見眾人都不說話，自己隔著屏風請教大爺，數說這些從前已往的話。數了又哭，哭了又數；捶胸跌腳，號做一片。嚴貢生聽著，不耐煩道：「像這潑婦，真是小家子出身！我們鄉紳人家，那有這樣規矩！不要惱犯了我的性子，揪著頭髮，臭打一頓，登時叫媒人來領出發嫁！」趙氏越發哭喊起來，喊的半天雲裏都聽見，要奔出來揪他，撕他，是幾個家人媳婦勸住了。眾人見不是事，也把嚴貢生扯了回去。當下各自散了。

次日，商議寫覆呈。王德、王仁說：「身在蠻宮，片紙不入公門。」不肯列名。嚴振先只得混帳覆了幾句話，說：「趙氏本是妾扶正，也是有的；據嚴貢生說與律例不合，不肯叫兒子認做母親，也是有的。總候太老爺天斷。」那湯知縣也是妾生的兒子，見了覆呈道：「『律設大法，理順人情』，這貢生也忒多事了！」就批了個極長的批語，說：「趙氏既扶過正，不應只管說是妾。如嚴貢生不願將兒子承繼，聽趙氏自行揀擇，立賢立愛可也。」嚴貢生看了這批，那頭上的火直冒了有十幾丈，隨即寫呈到府裏去告。府尊也是有妾的，看著覺得多事，「仰高要縣查案。」知縣查上案去，批了個「如詳繳」。嚴貢生更急了，到省赴按察司一狀。司批：「細故赴府縣控理。」嚴貢生沒法了，回不得頭，想道：「周學道是親家一族，趕到京裏，求了周學道在部裏告下狀來，務必要正名分！」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多年名宿，今番又掇高科；英俊少年，一舉便登上第。

不知嚴貢生告狀得准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　范學道視學報師恩　王員外立朝敦友誼

話說嚴貢生因立嗣興訟，府、縣都告輸了，司裏又不理，只得飛奔到京，想冒認周學臺的親戚，到部裏告狀。一直來到京師，周學道已陞做國子監司業了。大著膽，竟寫一個「眷姻晚生」的帖，門上去投。長班傳進帖，周司業心裏疑惑，並沒有這個親戚。正在沉吟，長班又送進一個手本，光頭名字，沒有稱呼，上面寫著「范進」。周司業知道是廣東拔取的，如今中了，來京會試，便叫快請進來。范進進來，只稱恩師，叩謝不已。周司業雙手扶起，讓他坐下，開口就問：「賢契同鄉，有個甚麼姓嚴的貢生麼？他方纔拿姻家帖子來拜學生，長班問他，說是廣東人。學生卻不曾有這門親戚。」范進道：「方纔門人見過，他是高要縣人，同敝處周老先生是親戚。只不知老師可是一家？」周司業道：「雖是同姓，卻不曾序過。這等看起來，不相干了。」即傳長班進來吩咐道：「你去向那嚴貢生說，衙門有公事，不便請見，尊帖也帶了回去罷。」長班應諾回去了。

周司業然後與范舉人話舊道：「學生前科看廣東榜，知道賢契高發，滿望來京相晤，不想何以遲至今科？」范進把丁母憂的事說了一遍。周司業不勝歎息，說道：「賢契績學有素，雖然耽遲幾年，這次南宮一定入選。況學生已把你的大名常在當道大老面前薦揚，人人都欲致之門下。你只在寓靜坐，揣摩精熟。若有些須缺少費用，學生這裏還可相幫。」范進道：「門生終身皆頂戴老師高厚栽培。」又說了許多話，留著喫了飯，相別去了。

會試已畢，范進果然中了進士。授職部屬，考選御史。數年之後，欽點山東學道。命下之日，范學道即來叩見周司業。周司業道：「山東雖是我故鄉，我卻也沒有甚事相煩；只心裏記得訓蒙的時候，鄉下有個學生，叫做荀玫，那時纔得七歲，這又過了十多年，想也長成人了。他是個務農的人家，不知可讀得成書。若是還在應考，賢契留意看看。果有一線之明，推情拔了他，也了我一番心願。」范進聽了，專記在心，去往山東到任。考事行了大半年，纔按臨兗州府，生童共是三棚，就把這件事忘斷了。直到第二日要發童生案，頭一晚纔想起來，說道：「你看我辦的是甚麼事！老師託我汶上縣荀玫，我怎麼並不照應？大意極了！」慌忙先在生員等第卷子內一查，全然沒有。隨即在各幕客房裏把童生落卷取來，對著名字、坐號，一個一個的細查。查遍了六百多卷子，並不見有個荀玫的卷子。學道心裏煩悶道：「難道他不曾考？」又慮著：「若是有在裏面，我查不到，將來怎樣見老師？還要細查。就是明日不出案也罷。」一會同幕客們喫酒，心裏只將這件事委決不下。眾幕賓也替疑猜不定。

內中一個少年幕客蘧景玉說道：「老先生，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。數年前，有一位老先生點了四川學差，在何景明先生寓處喫酒。景明先生醉後大聲道：『四川如蘇軾的文章，是該考六等的了。』這位老先生記在心裏，到後典了三年學差回來，再會見何老先生，說：『學生在四川三年，到處細查，並不見蘇軾來考。想是臨場規避了。』」說罷，將袖子掩了口笑；又道：「不知這荀玫是貴老師怎麼樣向老先生說的？」范學道是個老實人，也不曉得他說的是笑話，只愁著眉道：「蘇軾既文章不好，查不著也罷了。這荀玫是老師要提拔的人，查不著，不好意思的。」一個年老的幕客牛布衣道：「是汶上縣？何不在已取中入學的十幾卷內查一查？或者文字好，前日已取了，也不可知。」學道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忙把已取的十幾卷取了，對一對號簿，頭一卷就是荀玫。學道看罷，不覺喜逐顏開，一天愁都沒有了。

次早發出案來，傳齊生童發落。先是生員。一等、二等、三等都發落過了，傳進四等來。汶上縣學四等第一名上來是梅玖，跪著閱過卷。學道作色道：「做秀才的人，文章是本業，怎麼荒謬到這樣地步！平日不守本分，多事可知！本該考居極等，姑且從寬，取過戒飭來，照例責罰！」梅玖告道：「生員那一日有病，故此文字糊塗。求大老爺格外開恩！」學道道：「朝廷功令，本道也做不得主。左右！將他扯上凳去，照例責罰！」說著，學裏面一個門斗已將他拖在凳上。梅玖急了，哀告道：「大老爺！看生員的先生面上開恩罷！」學道道：「你先生是那一個？」梅玖道：「現任國子監司業周蕑軒先生，諱進的，便是生員的業師。」范學道道：「你原來是我周老師的門生；也罷，權且免打。」門斗把他放起來，上來跪下。學道吩咐道：「你既出周老師門下，更該用心讀書。像你做出這樣文章，豈不有玷門牆桃李！此後須要洗心改過。本道來科考時，訪知你若再如此，斷不能恕了！」喝聲：「趕將出去！」

傳進新進儒童來。到汶上縣，頭一名點著荀玫，人叢裏一個清秀少年上來接卷。學道問道：「你和方纔這梅玖是同門麼？」荀玫不懂這句話，答應不出來。學道又道：「你可是周蕑軒老師的門生？」荀玫道：「這是童生開蒙的師父。」學道道：「是了，本道也在周老師門下。因出京之時，老師吩咐來查你卷子，不想暗中摸索，你已經取在第一。似這少年才俊，不枉了老師一番栽培。此後用心讀書，頗可上進。」荀玫跪下謝了。候眾人閱過卷，鼓吹送了出去，學道退堂掩門。

荀玫纔走出來，恰好遇著梅玖還站在轅門外。荀玫忍不住問道：「梅先生，你幾時從過我們周先生讀書？」梅玖道：「你後生家那裏知道？想著我從先生時，你還不曾出世！先生那日在城裏教書，教的都是縣門口房科家的館。後來下鄉來，你們上學，我已是進過了，所以你不曉得。先生最喜歡我的，說是我的文章有才氣，就是有些不合規矩。方纔學臺批我的卷子上也是這話，可見會看文章的都是這個講究，一絲也不得差。你可知道，學臺何難把俺考在三等中間，只是不得發落，不能見面了；特地把我考在這名次，以便當堂發落，說出周先生的話，明賣個情。所以把你進個案首，也是為此。俺們做文章的人，凡事要看出人的細心，不可忽略過了。」兩人說著閒話，到了下處。次日送過宗師，僱牲口，一同回汶上縣薛家集。

此時荀老爹已經沒了，只有母親在堂。荀玫拜見母親，母親歡喜道：「自你爹去世，年歲不好，家裏田地，漸漸也花費了；而今得你進個學，將來可以教書過日子。」申祥甫也老了，拄著拐杖來賀喜，就同梅三相商議，集上約會分子，替荀玫賀學，湊了二三十吊錢。荀家管待眾人，就借這觀音庵裏擺酒。

那日早晨，梅玖、荀玫先到，和尚接著。兩人先拜了佛，同和尚施禮。和尚道：「恭喜荀小相公，而今掙了這一頂頭巾，不枉了荀老爹一生忠厚，做多少佛面上的事，廣積陰功。那咱你在這裏上學時還小哩，頭上扎著抓角兒。」又指與二位道：「這裏不是周大老爺的長生牌？」二人看時，一張供桌、香罏、燭臺，供著個金字牌位，上寫道：「賜進士出身，廣東提學御史，今陞國子監司業周大老爺長生祿位」。左邊一行小字，寫著「公諱進，字蕑軒，邑人」；右邊一行小字：「薛家集里人，觀音庵僧人，同供奉」。兩人見是老師的位，恭恭敬敬，同拜了幾拜；又同和尚走到後邊屋裏，周先生當年設帳的所在，見兩扇門開著，臨了水次，那對過河灘塌了幾尺，這邊長出些來。看那三間屋，用蘆蓆隔著，而今不做學堂了。左邊一間，住著一個江西先生，門上貼著「江右陳和甫仙乩神數」。那江西先生不在家，房門關著。只有堂屋中間牆上還是周先生寫的聯對，紅

紙都久已貼白了，上面十個字是：「正身以俟時；守己而律物。」梅玖指著向和尚道：「還是周大老爺的親筆，你不該貼在這裏，拿些水噴了，揭下來裱一裱，收著纔是。」和尚應諾，連忙用水揭下。弄了一會，申祥甫領著眾人到齊了。喫了一日酒纔散。

荀家把這幾十吊錢贖了幾票當，買了幾石米；剩下的，留與荀玫做鄉試盤費。次年錄科，又取了第一。果然英雄出於少年，到省試，高高中了。忙到布政司衙門裏領了杯、盤、衣帽、旗匾、盤程，匆匆進京會試，又中了第三名進士。明朝的體統：舉人報中了進士，即刻在下處擺起公座來陞座，長班參堂磕頭。這日正磕著頭，外邊傳呼接帖，說：「同年同鄉王老爺來拜。」荀進士叫長班抬開公座，自己迎了出去。只見王惠鬚髮皓白，走進門，一把拉著手，說道：「年長兄，我同你是『天作之合』，不比尋常同年弟兄。」兩人平磕了頭，坐著，就說起昔年這一夢，「可見你我都是天榜有名。將來同寅協恭，多少事業都要同做。」荀玫自小也依稀記得聽見過這句話，只是記不清了，今日聽他說來，方纔明白；因說道：「小弟年幼，叨幸年老先生榜末，又是同鄉，諸事全望指教。」王進士道：「這下處是年長兄自己賃的？」荀進士道：「正是。」王進士道：「這甚窄，況且離朝綱又遠，這裏住著不便。不瞞年長兄說，弟還有一碗飯喫，京裏房子也是我自己買的。年長兄竟搬到我那裏去住；將來殿試，一切事都便宜些。」說罷，又坐了一會，去了。次日，竟叫人來把荀進士的行李搬在江米巷自己下處同住。傳臚那日，荀玫殿在二甲，王惠殿在三甲，都授了工部主事。俸滿，一齊轉了員外。

一日，兩位正在寓處閒坐，只見長班傳進一個紅全帖來，上寫「晚生陳禮頓首拜」。全帖裏面夾著一個單帖，上寫著「江西南昌縣陳禮，字和甫，素善乩仙神數，曾在汶上縣薛家集觀音庵內行道」。王員外道：「長兄，這人你認得麼？」荀員外道：「是有這個人。他請仙判的最妙，何不喚他進來請仙，問問功名的事？」忙叫：「請。」只見那陳和甫走了進來，頭戴瓦楞帽，身穿繭紬直裰，腰繫絲縧；花白鬍鬚，約有五十多歲光景。見了二位，躬身唱諾，說：「請二位老先生台座，好讓山人拜見。」二人再三謙讓，同他行了禮，讓他首位坐下。荀員外道：「向日道兄在敝鄉觀音庵時，弟卻無緣，不曾會見。」陳禮躬身道：「那日晚生曉得老先生到庵；因前三日，純陽老祖師降壇，乩上寫著這日午時三刻有一位貴人來到。那時老先生尚不曾高發，天機不可洩漏，所以晚生就預先迴避了。」王員外道：「道兄請仙之法，是何人傳授？還是崙請純陽祖師，還是各位仙人都可啟請？」陳禮道：「各位仙人都可請。就是帝王、師相、聖賢、豪傑，都可啟請。不瞞二位老先生說，晚生數十年以來，並不在江湖上行道，總在王爺府裏和諸部院大老爺衙門交往。切記先帝宏治十三年，晚生在工部大堂劉大老爺家扶乩，劉大老爺因李夢陽老爺參張國舅的事下獄，請仙問其吉凶。那知乩上就降下周公老祖來，批了『七日來復』四個大字。到七日上，李老爺果然奉旨出獄，只罰了三個月的俸。後來李老爺又約晚生去扶乩，那乩半日也不得動。後來忽然大動起來，寫了一首詩，後來兩句說道：『夢到江南省宗廟，不知誰是舊京人？』那些看的老爺都不知道是誰，只有李老爺懂得詩詞，連忙焚了香，伏在地下，敬問是那一位君王。那乩又如飛的寫了幾個字道：『朕乃建文皇帝是也。』眾位都嚇的跪在地下朝拜了。所以晚生說是帝王、聖賢都是請得來的。」王員外道：「道兄如此高明，不知我們終身官爵的事可斷得出來？」陳禮道：「怎麼斷不出來？凡人富貴、窮通、貧賤、壽夭，都從乩上判下來，無不奇驗。」兩位見他說得熱鬧，便道：「我兩人要請教，問一問陞遷的事。」那陳禮道：「老爺請焚起香來。」二位道：「且慢，候喫過便飯。」

當下留著喫了飯，叫長班到他下處把沙盤、乩筆，都取了來擺下。陳禮道：「二位老爺自己默祝。」二位祝罷，將乩筆安好。陳禮又自己拜了，燒了一道降壇的符，便請二位老爺兩邊扶著乩筆；又念了一遍咒語，燒了一道啟請的符，只見那乩漸漸動起來了。那陳禮叫長班斟了一杯茶，雙手捧著，跪獻上去。那乩筆先畫了幾個圈子，便不動了。陳禮又焚了一道符，叫眾人都息靜。長班、家人站在外邊去了。

又過了一頓飯時，那乩扶得動了，寫出四個大字：「王公聽判。」王員外慌忙丟了乩筆，下來拜了四拜，問道：「不知大仙尊姓大名？」問罷，又去扶乩。那乩旋轉如飛，寫下一行道：「吾乃伏魔大帝關聖帝君是也。」陳禮嚇得在下面磕頭如搗蒜，說道：「今日二位老爺心誠，請得夫子降壇，這是輕易不得的事！總是二位老爺大福。須要十分誠敬，若有些須怠慢，山人就擔戴不起！」二位也覺悚然，毛髮皆豎；丟著乩筆，下來又拜了四拜，再上去扶。陳禮道：「且住；沙盤小，恐怕夫子指示言語多，寫不下，且拿一副紙筆來，待山人在旁記下同看。」於是拿了一副紙筆，遞與陳禮在傍鈔寫，兩位仍舊扶著。那乩運筆如飛，寫道：

「羨爾功名夏后，一枝高折鮮紅。大江烟浪杳無蹤，兩日黃堂坐擁。

只道驊騮開道，原來天府夔龍。琴瑟琵琶路上逢，一盞醇醪心痛！」

寫畢，又判出五個大字：「調寄西江月」。三個人都不解其意。王員外道：「只有頭一句明白。『功名夏后』是『夏后氏五十而貢』；我恰是五十歲登科的，這句驗了。此下的話，全然不解。」陳禮道：「夫子是從不誤人的。老爺收著，後日必有神驗。況這詩上說『天府夔龍』，想是老爺陞任直到宰相之職。」王員外被他說破，也覺得心裏歡喜。說罷，荀員外下來拜了，求夫子判斷。那乩筆半日不動，求的急了，運筆判下一個「服」字。陳禮把沙攤平了求判，又判了一個『服』字。一連平了三回沙，判了三個「服」字，再不動了。陳禮道：「想是夫子龍駕已經回天，不可再褻瀆了。」又焚了一道退送的符，將乩筆、香爐、沙盤撤去，重新坐下。二位官府封了五錢銀子，又寫了一封薦書，薦在那新陞通政司范大人家。陳山人拜謝去了。

到晚，長班進來說：「荀老爺家有人到。」只見荀家家人掛著一身的孝，飛跑進來磕了頭，跪著稟道：「家裏老太太已於前月二十一日歸天。」荀員外聽了這話，哭倒在地。王員外扶了半日，救醒轉來；就要到堂上遞呈丁憂。王員外道：「年長兄，這事且再商議。現今考選科道在即，你我的資格，都是有指望的。若是報明了丁憂家去，再遲三年，如何了得？不如且將這事瞞下，候考選過了再處。」荀員外道：「年老先生極是相愛之意，但這件事恐瞞不下。」王員外道：「快吩咐來的家人把孝服作速換了。這事不許通知外面人知道。明早我自有道理。」一宿無話。

次日清早，請了吏部掌案的金東崖來商議。金東崖道：「做官的人，匿喪的事是行不得的，只可說是能員，要留部在任守制，這個不妨。但須是大人們保舉，我們無從用力。若是發來部議，我自然效勞，是不消說了。」兩位重託了金東崖去。到晚，荀員外自換了青衣小帽，悄悄去求周司業、范通政兩位老師，求個保舉。兩位都說：「可以酌量而行。」

又過了兩三日，都回復了來說：「官小，與奪情之例不合。這奪情，須是宰輔或九卿班上的官；倒是外官在邊疆重地的亦可。若工部員外，是個閒曹，不便保舉奪情。」荀員外只得遞呈丁憂。王員外道：「年長兄，你此番喪葬需費。你又是個寒士，如何支持得來？況我看見你不喜理這煩劇的事，怎生是好？如今也罷，我也告一個假，同你回去，喪葬之費數百金，也在我家裏替你應用，這事纔好。」荀員外道：「我是該的了，為何因我又誤了年老先生的考選？」王員外道：「考選還在明年。你要等除服，所以擔誤。我這告假，多則半年，少只三個月，還趕的著。」

當下荀員外拗不過，只得聽他告了假，一同來家，替太夫人治喪。一連開了七日弔，司、道、府、縣，都來弔紙。此時哄動薛家集。百十里路外的人，男男女女，都來看荀老爺家的喪事。集上申祥甫已是死了，他兒子申文卿襲了丈人夏總甲的缺，拿手本來磕頭，看門效力。整正鬧了兩個月，喪事已畢。王員外共借了上千兩的銀子與荀家，作辭回京。荀員外送出境外，謝了又謝。王員外一路無話，到京纔開了假，早見長班領著一個報錄的人進來叩喜。不因這一報，有分教：貞臣良佐，忽為悖逆之人；郡守部曹，竟作逋逃之客。

未知所報王員外是何喜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